

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

袁

世

凱

傳

(八)

章君毅

重臣請兵聲淚俱下

被挾持到李載冕宅的韓王李熙，正由幾位凶神惡煞，聲聲脅迫，命他下一道道的委令，大封新黨首領的官。洪英植自封右參政、金玉均當戶曹參判、朴泳孝兼領前、後營使，徐光範兼領左、右兩營使外，再兼辦外事，徐載弼也派了前營正領官。

參政、戶曹參判、前、後、左、右、中五營使，和兼辦外事的僞官簡令簽發了。更進一步，竹添便和新黨商議，利用這些僞官的名義，進行廢立。在廢立之前，先解決韓王李熙的處置問題，當場一致同意，韓王李熙應予放逐。祇不過放逐何方，竹添和洪英植又起了歧見，竹添別有用心，主張把韓王李熙送到日本。洪英植不肯，他說要把廢王送到江華島上。

正在爭執不決，新黨派去偵伺清軍大營的密

探，飛奔來報：

「袁世凱率兵一隊，正在向此間開來。」

竹添一聽，臉色驟變，他說：

「不好！我們將廢王挾持在外，袁世凱一來，就祇有我們理虧。」

洪英植急時忙問：

「那可怎麼辦呢？」

「還是送他回宮，」竹添迅作決斷：「宮外有日軍守衛，諒袁世凱不敢挑釁。」

於是，當袁世凱率隊趕到李載冕宅，他便不勝悵悵的摸了一個空。

廢然再回大營，袁世凱營救韓王心切。他不

連休息，迅速採取如下的緊急措施：

一、急電北洋大臣李鴻章告變，假想中日將有大戰，請即派軍入韓增援。

二、分頭邀集朝鮮舊黨首要人物，迅速赴清軍大營籌商動王大計。

三、命人四出傳播日人唆使新黨作亂，執韓王、戕閔妃、逼殺王公大臣的消息。激起朝鮮軍民義憤，攘臂而起，入宮勤王。

當金允植、和戶曹參判南廷哲等人紛紛到齊，中韓要員，立即舉行會議，商討如何應付緊急局勢。朝鮮官員和袁世凱，一致主張採取報復行動，激烈手段，反包圍景祐宮，繳日軍的械，營救韓王李熙出險。必要時，一舉解決四百名日軍，也在所不惜。

但是馬建忠、吳兆有、張光前、陳樹棠等認為既有日本人牽涉在內，營救步驟必須持重，以免擴大事態，演成重大的國際糾紛。

雙方意見，相持不下，袁世凱慷慨陳詞，自動請纓，他要親率他所訓練的朝鮮新軍左、中、右三營，衝入景祐宮，救出韓王李熙。但是吳兆有執意不許，他振振有詞的說道：

「慰廷此去，一定會跟日本兵發生激戰，中

日兩國因而生憂姑且不說，萬一在亂軍之中，反而傷了韓王。將來這一筆賬，豈不是要記到我們頭上？到那時候不但喫力不討好，反而會落得朝鮮軍民埋怨。所以我說，不得韓王乞兵的憑證，動武一層，萬不相宜。」

通事官把吳兆有所說的譯為韓語，金允植聽了以後，啓齒說道：

「吳大人的高論，很有見地。吳大人的意思是說，倘若有了敝國國王乞師的憑證，萬一在混戰之際，有所不測，天朝官員先已站穩了腳步，可以有個說詞，訴諸武力，那是出於敝國之所請？」

吳兆有率直答道：

「是的。」

於是金允植便站起身來，躬身一揖，他憂急交併，聲淚俱下的說：

「列位大人，敝國刻在危急存亡之秋，如所週知，敝國國王已陷於日人及亂黨的掌握，存亡莫卜，言行概不由己。要想請他親筆作書，乞師入衛，實比登天猶難。在下不才，忝為敝國參政，可否容在下上書乞請天朝雄師代為平亂，不論後果如何，變化怎樣，在下湯鑊斧鉞，決不敢辭。」

說完，他便淚與墨俱，作書一通，懇請清軍出動，衝入景祐宮，救出韓王李熙，聲言一切後果，均由本人自負，粉身碎骨，死而無怨。他一邊哭泣，一邊振筆直書，與此同時，戶曹參判南廷哲也是熱淚滂沱，痛哭失聲，照樣的揮筆上書求援。

然而，吳兆有、馬建忠、陳樹棠、張光前等人交頭接耳一商量，仍還是搖頭苦笑，極口表示事關交涉，實在是愛莫能助。

朝鮮軍民人心凶凶

於是金允植、南廷哲等一般朝鮮重臣，傷心絕望，放聲號啕。哭得這個中韓高官聯席會議席上，人人悽惶，不勝愁慘。

吳兆有、馬建忠等人，被這些朝鮮忠臣哭得心慌意亂，坐立不安，相率發出苦笑，然後便一個個的相率溜出了會場。

唯有袁世凱，他奔波一夜，不曾闔眼，兩眼密佈紅絲，却仍打點精神，強自振作。他婉言相勸金允植等不必過於傷心，當今之計，要緊的是應該拿出辦法來。他竭力鼓舞的說：

「如今日軍總共四百，新黨委由日人代練的前、後兩營新軍，為數不過一千。而本人代練左、中、右三營，兵精械足，畢竟也有一千五百名之多。漢城居民，何慮十萬，公等如有勤王的大願，何不先把漢城軍民的忠君愛國之心，揚揚沸沸的煽動起來？」

幾句話，點醒了在座的朝鮮王公大臣，由金允植領頭，敬謹叩命，長揖致謝。他們辭出清軍大營之後不久，偌大漢城，迅即掀起了一場從所未有的風暴。

袁世凱代練的朝鮮新軍三營，痛哭流涕，憤不欲生，人人願為勤王的義師，挺刀持械，亟欲殺向景祐宮，救援韓王。漢城百姓，尤且一致罷市，人心洶洶，聚集成衆，一股股，一隊隊，齊

向韓王李熙被困的景祐宮進發。轉眼之間，景祐宮前後左右，紛紛聚集的朝鮮軍民，破口大罵，躍躍欲試，直把朝鮮王宮，圍了個水洩不通。

朝鮮軍民切齒痛恨，高聲大叫：

「衝入宮去，把日本倭奴全給殺了！」

當朝鮮軍民圍困景祐宮的訊息傳到清軍大營，袁世凱便鏗鏘有力的說：

「姑不論民氣可用，如今日本公使和日本兵一概陷入重圍，衆怒難犯，轉眼之間即將化為齏粉。我們領軍前往，便說是彈壓、鎮暴、救援日人，似乎也都未嘗不可以說得過去。」

吳兆有、馬建忠、張光前等被袁世凱略施小計，逼上梁山，情勢緊迫，一觸即發，唯恐亂事擴大，反而棘手麻煩。因而祇有勉從袁世凱的主意，領軍入宮，搭救韓王，却是吳兆有、張光前異口同聲，還有一請：

「我們這一回衝入景祐宮，搭救韓王，絕對不宜用慶軍各營，就帶慰延你代練的三營韓軍，以示韓事韓人自了。再則，慰延你、我與張大人，此去不論成敗，都是私人身份，與大清朝廷絲毫無涉。」

能如此，便好。袁世凱既已喜出望外，在吳兆有的面前，又何妨唯唯稱是，敬謹接受。他點齊了朝鮮軍三營，以中營扼守景祐宮通往日本公使館的要道，截斷日本使館方面的支援。然後，在當日上午十時，派人入景祐宮，當面送交日本公使竹添進一，用吳兆有、張光前、袁世凱三個人的名義，正告他說：日軍佔據朝鮮宮廷，亂黨挾制韓王李熙、戕閔妃、殺重臣，朝鮮軍民業已

激起公憤，現在圍聚在景祐宮附近，口口聲聲要入宮盡殺日兵，救援韓王的羣衆，多達數萬，因此不但景祐宮險象環生，一髮千鈞，連全漢城的日子軍人，隨時都有遭受朝鮮軍民殺害的可能。

吳兆有等指出，日軍在漢城爲數不過四百，何可當數萬暴怒之徒？目前眼見大流血事件即將來臨，朝鮮軍左、中、右三營不能坐視，所以要率領朝鮮三營，入宮保護韓王，同時也對被圍的日軍施以保護。請竹添順全大局，萬勿拒絕，以免釀成大禍。

這封信在十二月六日上午十時左右，送到景祐宮裏，但是吳兆有、張光前、袁世凱等，一直等到下午七時，猶仍不見竹添的回音。袁世凱心知竹添一定是打算蠻幹到底，又催促吳兆有，下令向景祐宮進軍。然而便在這個時候，又有兩項機密情報，來自景祐宮裏，其一是洪英植等刻已下令迎接韓王李熙的一名庶子入宮，因為這孩子方祇九歲，洪英植等乃欲以他爲傀儡，實行廢立韓王李熙，立幼君由新黨出而輔政。此外則日本代練的朝鮮軍前後兩營，已由朴泳孝率領，入景祐宮分據要點，準備協同日軍抵抗清軍。

吳兆有聞訊便說：

「此訊屬實，那麼我們光帶朝鮮軍兩營赴攻，兵力就嫌不夠了。」

袁世凱憤憤然大叫：

「日本兵既能入宮播亂，拔扈置張，至於極矣！大清兵爲什麼不能入衛救平亂黨？事態緊急，斷乎不容再拖延遲疑，誤了大事！」

吳兆有聽他這麼說時，便把心一橫，一拍大

腿，站起身來慨然說道：

「好，我們就此揮軍入宮吧。果真上面責怪，我便拼了這二品的頂戴！」

韓王被劫東廟設伏

當即下令，調清軍兩營，會合兩營朝鮮軍，分左、中、右三路，由袁世凱居左，他自己居中，張光前在右。大聲鼓噪，一致衝進景祐宮，和日軍、亂黨，決一死戰。

當晚八時，中韓聯軍兩千餘人，分作三隊，在廢集景祐宮外的朝鮮百姓，歡聲雷動，鼓掌騰踊聲中，直抵景祐宮前。吳兆有、張光前、袁世凱，三位領軍的將官，手持短銃，奮勇當先。守衛宮門之外的日本兵企圖攔阻，臥地射擊，被三路人馬幾排槍轟過去，全部解決，於是大軍一湧而入宮門。

這時，景祐宮裏正有三百餘名日軍，以及朴泳孝所帶的朝鮮新軍前、後兩營，夥同新黨募集的武士，人數也有一千五、六百左右。日韓聯軍在宮內早已佈成幾道防線，高樓閣頂，大殿瓦面，到處都有人槍，他們居高臨下，亂槍齊發。使揮師進攻大殿，通過廣潤庭院的中韓聯軍，猝不及防，死傷頗衆。

於是頭一次衝鋒，便這麼無可奈何的退了下來，中韓聯軍，紛紛集中在前殿、門廊和兩旁走廊，指手劃腳，聚訟紛紛。要衝進宮內，必須通過那道極其遼闊的庭院，而日韓聯軍正以高屋建瓴之勢，組成熾烈火網，苦於通不過也，奈何？初度猛攻受挫敗退，袁世凱便心生一計，他

命那些切齒痛恨，義形於色的朝鮮勤王新軍，推選十幾個人，冒險向前，儘量的提高聲浪，破口大罵，罵那些助虐爲惡，無父無君的日本代練新軍，囚君弑妃，全無心肝。——三韓多的是血性男兒，慷慨悲歌之士，朴泳孝指揮的前、後兩營將校，已經聽了一整天宮門之外成千上萬的朝鮮百姓，義憤填膺，吶喊怒吼，都在痛責日軍的暴虐，亂黨的叛反，一迭聲的「還我王來！」因此心中早有內愧，如今聽到左、右兩營的咆哮聲聲呵斥，羞慚交併，於是激發了忠良之念，決意棄暗投明，倒戈相向。大概總有兩三百人來上了一次窩裏反，擊倒了附近的若干日兵，大呼小叫，衝將出來。袁世凱一看日韓軍陣裏一片大亂，心知策反之計奏效，機不可失，他便身先士卒，揮師急上接應，嘴裏直在高聲喝令：

「弟兄們，衝呀！衝呀！」

據守大殿的第一線日軍，發起肘腋，四面是敵，於是手忙腳亂，亂成一團。中、日、韓軍，便在大殿週圍，性命相搏，展開了一場混戰。樓閣閣頂，大殿瓦面，乃至大庭院裏死傷枕藉，血流漂杵。中韓聯軍節節推進，頗有進展，日韓聯軍則降的降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損失甚爲慘重。入宮平亂之役，原可一戰而決，却是當時天色已黯，宮廷之內，祇見黑影幢幢，雙方官兵都不慎夜戰，吳兆有見日韓聯軍其勢已窮，便趁勝利餘威，鳴金收兵，打算明早再掃穴，一戰成功。然而便在中、韓、日三軍鏖戰正殷，禁宮之內，局勢又起了意外變化。洪英植以韓王李熙爲奇貨可居，他見竹添進一外出指揮戰事，唯恐清

軍攻入，大局全壞。便遣人召來朴泳孝，和他的親信心腹，士官生徒九名，脅迫韓王李熙出宮，潛赴仁川，登上日本軍艦，東渡日本。當時，韓王李熙和外間誤傳業已被戕的閔妃、王太妃、世子和世子嬪夫婦，苦苦哀求，幾於和淚以俱，請洪英植、朴泳孝切勿出此下策。因為李熙東渡赴日，將永無歸國之望。但是洪、朴二人蠻橫如故，非把韓王李熙押走不可。兩人派人去找來百姓的衣服，逼着韓王李熙換上。李熙堅持不肯，洪英植便親自動手，剝下韓王李熙的全副袍服，硬叫他穿起老百姓的衣衫。

宮內正亂，宮門外槍聲連響，吳兆有、張光前、袁世凱業已揮師入宮，竹添急趨入內和洪英植、朴泳孝兩人緊急商議。三個臭皮匠，想出了一個一石兩鳥的毒計，由洪英植、朴泳孝等，派左營哨長柳東根率兵一哨，將韓王李熙挾持到東門外十五里的關帝東廟。再密遣一批日本兵，在四週陰暗角落，亂石崢嶸之處，設下埋伏。然後故遣一名內宮中人，赴清軍大營告密，說是洪英植已將韓王李熙押赴關帝東廟裏了。這麼一來，吳兆有、袁世凱等必將趨往搭救，屆時，伏兵四起，先將袁世凱等殺死，解決了日人和亂黨的心腹大患，再把韓王李熙押到仁川登艦。

所以，吳兆有、張光前、袁世凱等，方自景祐宮退兵，回到大營，官中通風報訊的人已在等候。幸虧這個人頗有忠肝義膽，他見洪英植、竹添等手段毒辣，翻然改悔，竟把洪、竹所定的埋伏之計，和盤托出。袁世凱獲報大喜，重重的賞了他一筆銀子，便命他在大營効力。

入山搜殺月黑風高

然後袁世凱便與吳兆有、張光前密議，如何救出韓王李熙，救平亂事，袁世凱慷慨自任搜索伏兵一役。他向吳、張二位說：

「可否煩請兩位大人輕騎簡從，直入關帝東廟，救出韓王李熙。我當率一支精銳，負責解決伏兵，並且作兩位大人的外衛。」

袁世凱願為其難，而以吳兆有、張光前去辦那危險性少、功勞却大的事。吳、張二人，當然依允。調兵遣將，袁世凱要自率兩哨先行出發，他為吳兆有、張光前安排護衛，却又另外提出一

請，請吳、張帶他的心腹親信茅倅同往，因為茅倅有勇有謀，早先代袁世凱聯絡各方，和韓王李熙也很熟悉。此外他尤請吳、張除了隨身侍從外，多帶朝鮮兵去。吳兆有不明袁世凱的用意，便說：

「茅倅精明能幹，帶他同去，可能有所作用。祇是何必要我們多帶朝鮮兵呢？」

袁世凱故弄玄虛，他附耳回答吳兆有的這一問。吳兆有聽後，果然頻頻領首，笑容可掬。

趁景祐宮裏正在激戰，由左營哨官柳東根，率勇一哨，護衛着暗藏韓王李熙在內的大轎，一路如飛的逃出漢城東門，直奔關帝東廟。洪英植、日本兵，一概混迹其中。韓王李熙被挾持出宮，情勢緊迫，間不容髮，閔妃、王太妃、世子和世子嬪無人看管，於是相率逃出，暫時匿身附近民家。

一路上，也有隨處廣集的憤怒朝鮮百姓，見

柳東根率眾通過，問他轎中是誰？柳東根則每每詭稱：

「轎裏是我的內眷。」

亂黨方面的佈置，係以關帝東廟為中心，廟址週圍，散散落落的埋伏了不少日軍狙擊手。東廟裏，大殿上，除了韓王李熙的兩名御林軍士，隨侍左右，佛龕下，箱櫃中，到處都藏匿得有槍兵。除此之外，則侍奉韓王李熙的土著，也由日兵穿上了韓民的裝束改扮。直把一座關帝東廟，佈置得甲士重重，殺機四伏。專等吳、張、袁來，一網打盡。

韓王李熙被挾持到景祐宮中不久，袁世凱率領朝鮮兵兩哨，接踵趕到。時值深夜，五指不辨，而那座關帝東廟，却又座落在深山峻嶺之中，峯巒重疊，石磴崎嶇，攀援都很不容易，更何論在亂石叢莽中大索日軍的狙擊手？因此，袁世凱事先下令：

「便不妨打草驚蛇，叫埋伏的日軍知道，我們的人來得不少。那般日軍如果被我們驚跑了，那就正好。不必斬盡殺絕，免得他們性命相搏，反而多費手脚！」

朝鮮兵領命，便三五成羣，分成若干小隊，前後呼應，左右聯絡，專往豐草茂林、亂石相疊的地方，一步步搜尋過去。聞見埋伏的日軍，或則上前殺死，或則任由他落荒逃走。這一役，費時良久，十分艱辛，但却在山溝之中，東廟前後，一連殺死了八名日兵，餘下的，見不是路，一哄而散。

當袁世凱率隊在四山搜殺，吳兆有、張光前

、茅倅，押一乘大轎，率一哨朝鮮兵，循山前大路，一路無阻，直趨東廟。一進大殿，燭火熒熒中，看見韓王李熙面容憔悴，流露恐懼之色，而洪英植則站在李熙身後，和他寸步不離。大殿上有日兵偽裝的土著多名。箱櫃中，一望可見還躲着兩個人。此外，殿前庭院，尤有新黨首領之一，朴泳孝領着親信生徒九人，擔任外衛。

千鈞一髮搶出韓王

吳兆有將觸目所見的這一切，視若無睹，不動聲色。朝鮮兵則一看韓王規矩淪落至此，目覩亂黨，份外眼紅，一個個的怒目蛙式，氣湧如山，雙方火拼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

吳兆有、張光前、茅倅三人入殿，向韓王李熙施禮，由吳兆有先開口，他說：

「請王駕下山，且到左營暫息。」

韓王李熙剛要回答，洪英植便搶先大叫：

「不行，袁世凱不來，我王決不離開此地！」

說時，暗中推了韓王李熙一把，於是，李熙也依樣畫葫蘆，他說：

「今日之事，最好是請袁大人來。」

當時，由茅倅上前說明，袁世凱正率領大隊，在山下保駕，以免不測。吳兆有、張光前又相繼上前苦勸，請韓王李熙下山。言下之意，清軍已有萬全的準備，可保萬無一失。

這時候，韓王李熙略微心安了，他便起身離座，想要跟着吳兆有走。然而，身後的洪英植，却一把將他拉了回去，與此同聲，高聲的說：

「袁世凱既不肯來，那麼還是先派人到景祐宮裏去一趟，看看那兒的戰事，是否果已停火。」

說話時，以目示意，便有一名土著，忙自殿外步入，裝着聽命入宮探視。——其實這正是洪英植的陰謀詭計，他見吳兆有、張光前等並未中伏，堂而皇之的直趨大殿，便知廟外伏兵，可能已被清軍解決。所謂派人入宮，就是要飛調日軍來援。

這名土著，直入殿來聽命應諾，方待回身要走，韓王李熙的兩名御林軍之一，明白內情，心中發急，猛的一躍，伸手抓住了那名土著。摘下他的帽子，露出一頭的短髮，於是他厲聲一喝：

「這分明是東洋奸細！」

當時，手起一槍，便將那名改扮土著的日本兵，立斃殿上。洪英植見奸謀敗露，臉色驟變。那一頭，臨變機智的茅倅，便趁勢趨前，一把挽住了韓王李熙的左臂，跟挾制韓王的洪英植，正好左右分立。

混戰中，張光前發現了櫃檯中匿藏的兩名日兵。他一驚，唯恐遲則生變，一拉吳兆有，兩人翻身出外，親自把大轎抬到大殿門口，高聲的喊：

「請殿下上轎！」

大殿前的庭院裏，正在刀光劍影，血肉橫飛，吳兆有、張光前帶來的朝鮮兵，一聽殿中槍響，立刻奔赴朴泳孝，和他的九名親信，刀劍齊施，拼死相鬪。朴泳孝等寡不敵眾，轉眼之間，庭院裏陳屍十人，流血百步，叛徒全部就戮。

大殿裏，茅倅挽着韓王李熙，拉他站起出殿上轎，洪英植則死亡的拖住。兩者相持，終以茅倅力大，洪英植不敵，趁此機會，韓王李熙迅速起立，牢牢抓住茅倅的衣襟，兩人同一使勁，洪英植的那隻右手遂而鬆脫。

於是，吳兆有、張光前雙雙趨前近接，護衛着韓王李熙，坐進了轎子裏。

洪英植見大勢已去，面如死灰，他想難在人叢中走脫，但是茅倅眼尖，他趕上前去，又挽住了洪英植，節節穩住他說：

「你跟着我走，可保性命無憂。」

當時洪英植已走頭無路，他唯有牽着茅倅的手，同往外走。然而，方出殿門，朝鮮兵一見亂黨禍首，氣沖牛斗，飛奔過來，亂刀齊下，轉瞬間將洪英植砍成數段，剩下一隻手，猶仍緊緊握住茅倅的辮子。

袁世凱在山前，獲報廟中亂黨、日兵悉數被殲，韓王李熙已經登上肩輿，由吳兆有、張光前親自護衛，正在下山。他深恐日軍和亂黨餘眾起兵規奪，因此自任開路先鋒，待韓王李熙進了吳兆有的大轎，他方始入營相見。韓王李熙一看見他，連忙上前執起袁世凱的手，感激泣下，熱淚沾襟，李熙嗚咽啜泣的說：

「想不到居然還能和你相見，可是，從此以後你也身陷危境了啊！」

「亂黨已經作鳥獸散，」袁世凱輕鬆的笑了笑回答：「滿天星斗，都成過去，殿下儘請放心。在此間權宿一宵，明天便恭送殿下回宮。」

長子出世先有夢兆

當時，韓王李熙千恩萬謝，因為他方經大變，嚇得心摧膽裂，直到清軍大營，猶仍未及復原。李熙膽怯，便一個勁兒的留袁世凱在大營作伴。袁世凱心想，這正是和韓王李熙連絡親近的好機會，頓時也就答應了。誰知就在這一宿之間，朝鮮甲申事變餘波盪漾，偏在漢城裏外，鬧出了大亂子來。

甲申事變的罪魁禍首，一個勁兒蠻幹硬來的日本駐韓公使竹添進一，眼見朝鮮新黨，面臨慘敗，首亂份子，不死便逃，劫持到手的韓王李熙，又被袁世凱他們救了回去。心知這一場漏子，撓得不小，駭怕憤怒咆哮的朝鮮百姓，找他算賬。於是便在兵荒馬亂之際，放一把火，自己把日本公使館給燒了，留個異日裁職交涉的餘地，然後領着朝鮮亂黨首領金玉均、朴泳孝、徐光範、徐較弼，和兩名朝鮮士官生徒，由大隊日軍保護，匆匆的奔向西門，往仁川港濟物浦的方向逃命。

然而當時朝鮮百姓的憤慨，已臻極點。竹添進一行甫出漢城西門，一路之上，連連受到武裝持械的朝鮮百姓，攔住去路，聲嘶力竭：不許他們走掉。日兵被阻，祇好開槍衝突奪路，於是沿途且戰且行，雙方都有傷亡。這個消息，傳到清軍大營，驚起了袁世凱，他唯恐朝鮮百姓遷怒旅居朝鮮的日本僑民，多殺了人，將來的交涉更加難辦。因此，他立刻下令清軍出動，保護各地的日本僑民和老弱婦孺，一律撤向仁川港，交給日

本駐韓公使竹添進一驗收。由這一着，算是保全了不少日本無辜者的性命，使一場大禍，消弭於無形。

光緒十年（公元一八八四）十月二十三日，甲申亂事，全部收平，漢城秩序，業已恢復。祇是滿城都在謠言紛紜，傳說大批日軍，即將開來尋仇生事，袁世凱一面迭電北洋大臣李鴻章，請他派兵增援，另一方面，則護送韓王李熙回景祐宮，主持朝政，安定民心。誰想韓王李熙大亂方過，餘悸猶存，雖說有朝鮮重兵護衛，他仍然覺得忐忑不安。因此，他以隨時請教，商議緊急大事為名，執意把袁世凱給留下，請他住在偏殿，和韓王李熙，祇靠了一道牆壁。這一來，可把袁世凱跟他的嬌妻美妾，僕從如雲，以及他在自家邸宅，象養的那十餘頭心愛的白鶴，硬生生的給隔分開了。

偶翠倚紅，三妻四妾，在封建社會，滿清官場，那是司空見慣，人人優為之的等閑事。精力充沛，少年得意的袁世凱，又何能例外？袁世凱的原配正室夫人于氏，大袁世凱一歲。是袁世凱項城家鄉的名門閨秀，富家千金，袁于兩家門當戶對，世代都有交誼。于氏知書識禮，善於治家，和袁世凱結婚之初，兩夫妻如魚得水，恩恩愛愛，便在成親的翌年，袁世凱正因叔父袁保恒之喪，在陳州府請了一位風水先生吳佑文，到處尋覓葬葬的佳城，同住在袁保恒的家中。有一天晚上，袁世凱睡到了三更時分，忽然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一位貴客，前來投宿，當時他如何接待，以及那貴客是什麼長相，醒來時他都記得清清楚楚

。祇是第二天早上，大家都起了床，袁世凱却又聽見吳佑文與冲冲的在向家人說：

「昨天夜裏，三更過了，我方始迷迷糊糊的睡着。偏是方闔眼就做梦，見一個老婆婆，遞了個紅蛋給我。依我之見，這一定是本宅，或者是附近的人家，有人在昨夜三更添了丁了。」

家人好奇，便派些丫環小值，到左隣右舍去問。問的結果，附近一帶並沒有女人生產。這兩件事，據袁世凱後來說，他直在心中納悶。不幾天後他回到項城家裏，一腳踏進大門，就有家人丫頭上來向他道喜，原來是于氏夫人在前些天十月懷胎期滿，生下一個兒子。袁世凱不勝欣幸，及後一問于氏夫人，他的大兒子臨盆之際，正是他和吳佑文同時做梦的那夜三更，而他這位長男，也就是往後懲惡他「黃袍加身」，洪憲稱帝，終至身敗名裂，憂憤致卒的袁大公子袁克定，字雲臺，號孽盒。袁世凱平時最喜對他長子的誕生，故神其說。很可能便是他違背潮流，帝制自為的一種自然意識反應。

袁世凱的三妻四妾

袁世凱遠離家鄉，北上登州投吳長慶，他的正室夫人于氏和長子袁克定不會隨行。往後服官三韓，孤衾難耐，袁世凱便未能免官場之俗，討了他的第一位如夫人，姨太太，亦即後來以次子克文為嗣的二房夫人沈氏。沈氏是江南崇明人，小小的年紀父母雙亡，無倚無靠，不幸又被土匪劫掠，因為見她明眉皓齒，艷絕塵寰，於是以為奇貨之可居，老遠的帶她到天津，想把她賣入娼

門。詎料沈氏很有志氣，她寧死不從。——這是袁世凱次子袁克文在他「家慈母傳」中的說法，事為袁世凱所知，花一筆錢為她贖身，「置諸妾媵」。不過事實上袁世凱家裏的人都稱沈氏為「蘇州太太」，這一個「蘇」字，似乎可與「揚」字並相稱。

「蘇州太太」沈氏如夫人曾被袁世凱接到朝鮮漢城去，備下公館，照料袁世凱的飲食起居。巨耐蘇州太太肚皮不爭氣，始終養不出兒子來。於是方由袁世凱後來娶的四姨太閔氏夫人長子，亦即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入嗣。據說，袁世凱的這位蘇州太太面貌娟秀，眉目如畫，是標準的江南美人胚子。

當袁世凱在朝鮮大權獨攬，聲勢最盛的時候，三韓朝野，對他敬之有若神明。袁世凱具上國威儀，在中、韓之間左右逢源，縱橫捭闔，其手腕之靈活，頭腦之清晰，反應之敏捷，處事之果決，在當時確實不作第二人想。尤其二次領兵進入韓京漢城，兩次救過韓王李熙的駕，韓王李熙對他感激不已，十分倚重。李熙曉得袁世凱愛女色，曾投其所好，前後送給他兩名美女，都由袁世凱納為妾侍，寵擅專房。其中之一，便是朝鮮的名門望族，大家閨秀白氏如夫人，不僅年輕貌美，而且淑婉嫺靜，後來協助袁世凱的原配夫人于氏理家，溫良恭順，和于氏很合得來，這便是袁世凱的二姨太。她替袁世凱生了克權、克齊、克堅、克虔四個兒子，和伯禎、錄禎兩個女兒。在二姨太進門之後，四姨太沒來之前，袁世凱又自家看中了另一位朝鮮望族之女金氏，也被他娶

到了手，是為袁世凱的三姨太；民初四大公子之一，在黃浦灘名氣響亮，工書法精詩詞的袁世凱次子袁克文，字寒雲，便是閔氏夫人在漢城生的。此外她還有袁世凱的三子克良，三女叔禎、八女環禎和十女琮禎。

袁世凱的四姨太閔氏，也是韓王李熙所贈，不過她的來頭，可就大了。原來閔氏正是朝鮮閔黨的領袖，韓王李熙娶閔妃的妹妹。閔家是三韓的豪門巨族，把持朝政，業已多年，在朝鮮是權勢絕倫，炙手可熱的閥閥門第。閔氏夫人為袁世凱生了他所鍾愛的四子克端，還有次女仲禎、四女次禎、七女琪禎三個女兒。

綜上所述，可見袁世凱當年駐在朝鮮，他的事功固然一天天的越趨顯赫，官職也在步步高升。即連他的家庭，都同樣的在添丁進口，迅速擴充。他不但有一座美侖美奐的豪華宅邸，同時，他也有一個以他自己為中心的，相當龐大的家族了。

由於韓王李熙對他的榮寵和倚重，朝鮮百姓炫於他的鮮衣怒馬，盛大扈從，再加上袁世凱兩度救駕，兩度平亂的赫赫事功，使朝鮮百姓心懷感激，欽敬崇拜，到達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當年朝鮮，無分朝野，從繁華市廛以至窮鄉僻野，沒有一個朝鮮人，不曉得袁世凱的大名，不敬服袁世凱的威德。朝鮮本來是用中國曆法的，但在袁世凱到達朝鮮以前，朝鮮仍舊在用亡明的年號，紀年都是用崇禎甲申後幾年，後來還是在袁世凱的手裏，朝鮮方始在曆法上奉了滿清的正朔，以光緒的年號為準。朝鮮百姓，崇敬袁世凱

的程度，竟至有些地方為他建生祠，設燈會，——也就是說當袁世凱夜間外出，附近百姓自動的用七八十對碧紗燈夾道相引，兩旁民居，尙且會打出燈籠火把來，為他照明。所以夜間袁世凱所到之處，每每是一派火光燭天，夾雜着朝鮮百姓的歡聲踴躍。

甲申事件所引起的交涉，在漢城、天津兩地分別進行，終因日本公使竹添進一惹的事，日方也覺得理屈，所以是草草的簽訂了漢城條約，而由韓方賠了點錢了事。光緒十年底，到是袁世凱接獲陳州老家來信，他的嗣母牛太夫人生病，袁世凱便告准了假，回了一趟老家。却喜牛太夫人見到嗣子歸來，一場病竟然不藥而癒，於是袁世凱就在家中和他的生母、嗣母、髮妻、長子，歡歡喜喜的渡過新年。十一年正月，他正一再告病假，想在故鄉多休息些時，然而朝鮮方面，却因為英國強佔巨文島，俄國陰謀進行密約，風雲緊急，一日數變。李鴻章正有重要的任務，亟須袁世凱執行，他一連好幾個電報，把袁世凱催回了漢城。

李鴻章送回大院君

朝鮮的局勢波譎詭秘，變化萬千，李鴻章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都認為亟須想個正本清源，澈底補救的辦法。這時候就有人提起韓王李熙耳根子軟，獨乏決斷，反不如他的生身父親大院君李暲應，澈頭澈尾是個親華黨的領袖。大院君對於滿清朝廷忠心耿耿，從無異志，滿清朝廷却反在光緒八年的大院君事件中，把他誘到軍營，押赴

天津，然後便在保定軟禁，至今匆匆已經三年多了。言下之意，滿清朝廷是有點對不起這位一片忠忱的大院君。

這話傳到了李鴻章的耳中，觸動了他的心事，到給他想出了一條妙計，大院君既然是韓王李熙的亲身父親，他又一心向着中國，排外心相當的強。過去在他執政時期，還有不少的兵力和黨羽，如果能把大院君放回韓國去，利用他來影響韓王李熙，同時號召舊日黨人，重新建立一股唯中國馬首是瞻的力量，對於朝鮮局勢的彌補，豈不是有莫大的裨益？最低限度，這種做法也是有百利，而無一弊的。

李鴻章打定了主意，馬上就密電袁世凱，命他旁敲側擊，不落痕跡，想個辦法慫恿韓王李熙，讓他再次請求滿清朝廷，把他的父親大院君給放回去。與此同時，他再命人到保定府，將大院君接到天津總督衙門，由他自己和周馨兩個，設宴款待，接席而談。直截了當的問大院君：你不想再回漢城，重整你的親華黨，由中國在幕後支持，建立一股親華的勢力。

那兒想到大院君迭經大亂，又聽說朝鮮王京裏王妃閔黨實力雄厚，把持朝政，勾結外援。閔妃一族早就是他的死對頭，他若回到朝鮮，閔妃一黨爲了防止他死灰復燃，東山再起，輕則監視，重則加害。大院君「蛇咬一口，三年見着爛草鞋都驚」，他說他固然極想生還故鄉，但是閔妃專權，他真不敢硬着頭皮試這一試。至於重組黨人，再建反對閔妃的勢力，大院君說他今年六十六歲了，祇願全骸骨以還故國，他那兒還有捲土

重來，跟閔妃一黨作對爲敵的雄心大志呢？

但是這位朝鮮國王的生父大院君，對於中國的忠心，確是有增無減，一成不改。因此，他向李鴻章和周馥作了個建議，何不仿效元朝的故事，派一位欽差大臣，到朝鮮去實行監國制度，把朝鮮當作中國的行省之一治理，將對內對外的大權，一骨腦兒抓在監國的手中。這麼一來，韓王李熙也好，閔妃一黨也罷，豈非誰都不敢一意孤行，遇事擅專了嗎？

李鴻章聽了大院君打心眼兒裏掏出來的話，唯有搖頭苦笑，嘆口氣答道：

「目今各國都想插手朝鮮，局勢已非元代可比。這派欽差大臣監國的事，牽涉太大，依我看是無論如何都辦不通的。」

一計不成，席間僵了片刻，坐在一旁的周馥，爲了宣揚李鴻章李中堂大人一心維護大院君的德意，便趁此機會，插進來嘴說：

「中堂大人對大院君閣下的回國，確是時刻不忘，耿耿於懷。遠的不提，就在今年春天，閔妃的侄子閔泳翊到天津來，謁見中堂，請問中堂大人是否朝廷有送回大院君的意思。中堂當時就勸他姑且說是奉了閔妃之命，到保定府去探視閣下，以釋雙方的嫌隙。從這一件事，閣下便知我們中堂大人調停的苦心了。」

大院君一聽閔泳翊的名字，曉得他是閔妃器重的人，又是閔妃一黨的中堅份子，手裏掌握得有實權。因此，他立刻就驚喜交集的問：

「可是，後來閔泳翊並沒有到保定來呀？」
「他是沒有來，」周馥據實回答：「大概是

他不敢擅自決定，又怕拂逆了中堂大人的意思。所以，後來他竟匆匆的不辭而別，逕回朝鮮去了。」

「啊！」

大院君漫應一聲，失望之情，溢於言表。周馥和大院君的這一段閑話，大院君的神情反應，老謀深算，閱人多矣的李鴻章，早在冷眼旁觀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因此之故，他心中就又作了個決定。當夜，李鴻章留大院君在總督衙門住下，讓周馥、袁保齡等一般熟悉朝鮮事務的僚屬，連日長談，詳加開導。他自己則命人拍發急電，命袁世凱在漢城相機說服閔泳翊，請他對大院君回國一事，不但勿加阻擾，還得表示歡迎態度。三五日間接連接李鴻章的兩份急電，差使之難辦，何啻與虎謀皮？世凱凱邁室徬徨，深思長考，他在苦想應該如何不動聲色，不落痕跡的，辦好這兩件差使，讓大院君能够順利成行。（待續）

石達開全集 王成聖編

定價新臺幣拾貳元美金肆角

本書共收集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詩文與有關之傳說記載等編輯而成，全書搜羅宏博，考證周詳。

△優待中外雜誌讀者，凡剪本廣告購書即照定價八折優待，請將書款交存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按址寄書。